

洪丕谟

学术文化精品集

佛诗三百首

洪丕谟 著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洪丕谟学术文化精品集

佛诗三百首

Foshi Sanbai Shou

洪丕谟◎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诗三百首/洪丕谟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1

(洪丕谟学术文化精品集)

ISBN 978-7-5396-5153-8

I. ①佛… II. ①洪… III. ①宗教文学—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0971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丛书策划:岑 杰

责任编辑:岑 杰 欧子布

装帧设计:张沫璇 丁 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35.2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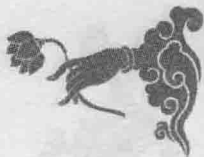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我国古代诗歌, 辉煌典丽, 历史悠久, 内容广博, 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生活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举凡大而国家、政治、战争、宗教、哲学、历史、艺术, 分而至于爱情、怀人、旅游、山水、名胜、花鸟、茶艺、书法、绘画、音乐, 几乎无所不包, 都有涉及。由此, 历年以来, 有关这方面的读本, 除《唐诗三百首》《宋诗三百首》《辽金元诗三百首》《李白诗选》《杜甫诗选》《苏轼诗选》《黄庭坚诗选》等等而外, 又有《咏物诗选》《历代山水诗选》《历代题画诗选注》《历代论诗绝句选》《情诗三百首》等分门别类选本注本的出现。



眼下虽说各种古诗集子的出版犹如雨后春笋, 把今人对于古诗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灿烂境地, 然而当今文化热点佛教领域古诗的开掘, 相对来说, 却还处于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有鉴于此, 笔者不辞因陋, 抱残守阙, 握起手中那管破笔, 做起了孜孜矻矻的耕耘。

在寒来暑往的默默耕耘中, 笔者发现有关佛诗的内容, 真是辉煌得让人吃惊。举凡哲理、人生、山水、旅游、怀人、医药、禅趣等等, 无不在佛诗之中, 有着相当的反映, 非唯咏佛赞佛而已。魏晋以来是我国佛诗的萌芽时期, 其中僧人慧远所作《庐山东林杂诗》:

崇岩吐清秀, 幽岫栖神迹。

希声奏群籁, 响出山溜滴。



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
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
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
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
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在对于清静佛地、幽闲林泉的留连咏叹中，透出几许悟道的法味，神游的机趣。这是一种以诗的语言，把天地自然景观和冥冥神思打成一片的独到境界，使人读来耳目一新。

又如佛诗崛起并进入高峰的唐朝，诗僧寒山子所作那首《众星》七绝：

众星罗列夜明珠，岩点孤灯月未沉。
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

以通俗浅显的语辞，写个人对于清静佛心的理解，从而为后人提供了一份别有滋味的精神粮食。

唐释神赞的那首《蜂子投窗》偈，虽只寥寥二十个字，可是却也哲理深蕴，耐人寻味：

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大痴，
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关于诗偈的创作背景，《景德传灯录》载为：

本州大中寺受业，后行脚遇百丈开悟，却回本寺。受业师问曰：“一汝离吾在外得何事业？”曰：“并无事业。”这遭执役。一日因澡身，命师去垢，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圣。”其师回首视之，师曰：“佛虽不圣，且能放光。”其



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得！”其师置经问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后见汝发言异常。”师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领悟）处，今欲报慈德耳。”其师于是告众致斋，请师说法。

诗中以痴蜂投窗，不断碰壁为喻，说明学佛贵在空灵悟彻，一隅三反，假如不懂这理趣，便就任你钻在佛经堆（故纸）里，即便穷其毕生（百年）精力，也休想有出头之时。学佛如此，学习其他东西，难道就不如此？

再如禅宗六祖唐朝慧能大师所写的那首诗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

诗偈提示佛性清净，不惹尘埃，因此之故，便就有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说法。这较之神秀所作的那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自然在悟性上要高出好多。也就因为这个道理，他们的老师弘忍，便把衣钵传给慧能而使神秀落选。

不过，要是真的从《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心即是佛，即心成佛”的宗旨来看，彼宗中又有人认为，慧能作偈之事，也属多此一举。我们这里且看黄龙死心叟悟新禅师《颂六祖公案》诗：

六祖当年不丈夫，倩人书壁自糊涂，

分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家一钵盂。

诗中所说“无物”，是慧能偈中原文第三句的“佛性常



清静”，有时也作“本来无一物”，所以便就有了这里“分明有偈言‘无物’”句的出现。

不过，对于黄龙死心叟悟新禅师的“颂古”诗偈，大慧宗杲又拈提其瑕疵云：

且道钵盂是不是物？若道是物，死心老亦非丈夫。若道非物，争奈钵盂何？

这真是个有趣的争论，饶有浓郁独特的佛教哲理，原因全由诗偈引发开来，煅人心智。

诗僧之外，在唐朝诗人中，王维、白居易等，堪称佛诗的广大教化主。其中王维与禅宗惠能的嫡传弟子神会、华严宗僧人道光，都曾有过密切的交往，并向他们请教佛法。由于王维从小便信佛，所以还特意以《维摩诘经》中维摩诘居士的“摩诘”作为自己的字。

我们这里且看王维所作的几首小诗：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栾家濑》

清浅白石滩，绿蒲尚堪把。

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

——《白石滩》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鸟鸣涧》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中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中》

有关这类深含禅趣的诗歌，赖永海在《佛道诗禅》中曾有过很好的分析：“从表面上看，他所写的多是‘空山’‘日色’‘青松’‘翠竹’‘鸟啼’‘花笑’‘流水’……实际上所表现的多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这类诗的特点是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遥契南宗‘但睹性情，不立文字’之旨；既写山水景物，又不局限于山水景物，而自己所感受的禅境，所领悟之禅意，与清秀灵异的山水景物融合在一起，既含蓄隽永、神韵超然，又平淡自然，深入人心，犹如花落香浮，月印水底，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悟，难以领略’。”

由于上述诸诗选不胜选，所以本书暂且割爱未选，而只选其《饭覆釜山僧》《过香积寺》等诗，更见与佛因缘。如《过香积寺》诗：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香积寺为我国净土宗三大祖庭之一，诗中以空灵之笔，在描绘香积寺周围迷人景色的同时，透露了他对于佛门清静境界的感受。俞云陞在《诗境浅说》中指出：“常建《过破山寺》，咏寺中静趣，此诗咏寺外幽景，皆不从本寺落笔；游山寺者，可知所着想矣。”

在唐朝诗人中，白居易也是个笃信佛法的居士。北宋苏辙《书白乐天集后二诗》曾说：“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说到白居易学佛，当初，他曾请教鸟窠禅师，禅师只说给他八个字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听后认为，要是这也算是佛法，那么就是连三岁孩童也能道得。但禅师却不以为然：“三岁小孩虽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居易经这样一点拨，才心服于鸟窠的不凡，于是作偈一首请教：

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
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

禅师阅罢，认为人生本就是梦，而白诗对梦和人生，还有区别之想，因此也以一偈回赠：

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

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白居易闻偈，心说诚服，于是正式拜鸟窠为师，学习禅佛。在此后的漫长作诗生涯中，白居易所作佛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说，都是极为可观的。如本书所选，就有《东林寺白莲》《兰若寓居》《赠定光上人》《宿云门寺》等二十多首，其中有首名为《寄韬光禅师》的，有云：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此诗非但写清净佛寺如画景致，道来有声有色，疑非人间，并且在连续使用叠字以增加回环诗味的写作手法上，也颇多值得借鉴之处。后来，北宋大诗人苏轼《游西菩寺》中有句“白云自占东西岭，明月谁分上下池”，就是受到此诗启发而另铸佳境的典范。

上述诗人之外，唐朝诗僧如拾得、希运、志勤、从谏、德诚、皎然、贯休，以及诗人孟浩然、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杜牧等人的佛诗，也写得各有特色，融宗教、文化为一炉，读来启人心智。

降至宋朝，佛诗继唐朝之盛而另有进展，诗僧中如保暹、文兆、梅花尼、守端、惠洪等人的诗歌，都写得很是楚楚可观。最脍炙人口的，自然要数梅花尼的那首《嗅梅》七绝：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这是一首富有人生哲理的悟道诗。诗中梅花尼自述终日寻春，入岭穿云，却不知道春在哪里？谁知当她扫兴而归，于无意中拈梅而嗅的刹那，竟猛然悟到，原来春就在眼前，就在枝头。全诗以归来嗅梅这一寻常事物作譬，不杂半点生硬说教，从而向你启示平时你所追求的真理、乐趣，原来就在你的身边，又何必舍近求远，去做不着边际的追求呢？为此，《历朝名媛诗词》评此诗为：“诗有悠然自得之趣，此尼直已悟道，不特诗句之佳也。”

说到宋朝诗人，大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是信佛而出手不凡的一代宗师。王安石在改革失败后，晚年退居钟山，奉佛以终，心情转为自在恬适。由于他的佛诗，总是写得恬淡明净，理路通透，所以颇得悠然自怡的情趣。我们这里随举一首，以明大概。如他所写《登宝公塔》七律：

倦童疲马放松门，自把长筇倚石根。
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
鼠摇岑寂声随起，鸦矫荒寒影对翻。
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诗末写诗人与僧相对，院僧忘我，我则忘言，从而入于一种物我两忘，主客皆忘的空灵禅境：要是平时没有如此切身体验，是无论如何也造作不出的。

又如他的《读〈维摩经〉》七绝：

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
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

纯以佛理入诗，但却读来浅显明白，理路通透，毫无半点生硬滞涩，这就是他之所以高明的地方。



在北宋诗人中，尝遍宦海升沉的苏轼，是佛诗写得极多的一位，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无论是古诗还是近体诗，到了他的手里，都能随手拈来，意趣横生，让人不得不钦佩他的诗歌才华和对佛趣理会之深。他在《病中游祖塔院》中这样写道：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虽说此诗作在“病中”，可却节奏轻快，情绪乐观，在禅的随缘任运和通脱悦愉中自在道出千古妙句：“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给后世心态不平者带来多少思路上的启发，情绪上的安慰？非特其诗朗朗上口，意趣无穷而已。

再如他的《题西林寺壁》《庐山烟雨》《琴诗》，更是以境以物喻禅的千古名作。我们先看他的那首《题西林寺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黄庭坚评为：“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施元之等《施注苏诗》还引《华严经》的话说：“于一尘中，大小刹那种种差别如尘数，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诣，各转法轮。”把如此深奥的佛理转化为形象的启迪，可见此老手笔，确非泛泛辈所能望其项背。

再如其所作《庐山烟雨》：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佛是平常的，无所不在的，禅是平常的，无所不在的。看不到时寻寻觅觅，千般遗憾，待到寻到觅到，恍然有悟，原来就是如此平常，这般普遍，就如那庐山烟雨，浙江潮水，未获睹时，心头总有那么一种迷离奇妙的感觉，非得亲眼一睹为快，及至一睹之下，还不依然烟雨是烟雨，潮水是潮水？

又如其所作《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说明，琴能发声，除琴之外，还少不了要有弹琴者指头上的拨弄，否则便就无法鸣奏成曲。诚如《楞严经》所说：“譬如琴瑟、箏篴、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由此挑明世间万物，必须因缘和合，才能生起，这就是佛所说的缘起道理。

黄庭坚为江西诗派开山鼻祖，他的佛诗，虽语言不及苏轼明快，但是那种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锤炼功夫，毕竟不是虚费的。如他《题落星寺》七律四首中的一首：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

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少人知。

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



全诗写落星寺僧人结屋深居，在怡人的山水风景中过着悠闲自在的出尘生活，以及诗人拄藤游寺，小坐茗谈的感受，颇得萧闲清远的意趣。诗中颌联“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向来脍炙人口，传为千古名联。

纵观我国古来佛诗，以唐宋之作最为繁郁可观，并且足以形成气候，名垂万古。原因是唐宋时期，我国佛教获得高度发展，尤其是禅宗普遍沁入于文人墨客的心目之中，这对于终日浮沉于儒家经书的那些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泓澄碧活灵的清泉，足以启发思路而更新头脑。加上唐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学艺术获得进一步的大发展，尤其是诗歌，更是如此。这样，诗歌的高峰期和禅佛的大兴盛彼此因缘和合，唐宋佛诗大崛起便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元明清以降，由于我国禅佛相对处于低落时期，而其时的诗歌发展，也不像唐宋时期处于鼎盛的阶段，故而便就缺少像唐宋寒山子、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那样足以支撑时代风气的一代佛诗权威。不过，虽然其时佛诗大手笔名花凋残，可是断瓣零叶，只要你留心及之，却也依然俯拾可见。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自然要数唐寅、吴承恩等人了。才子唐寅，以其一生的坎坷遭遇，研精佛典，故而见之于他诗中的佛诗，不仅数量可观，并且时有精彩之作。如他所作《一世歌》《醉时歌》《叹世》《警世》等诗，随处都透发出佛的奇妙理趣。如其《叹世》一首：

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

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帆风便可收。

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几时休？

冤家直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

一种任运随缘，一种息事宁人，一种因果报应的法味，



直扑读者眉宇。我们若把它视之为诗化的佛教普及读物，也自无可，不过就诗歌本身的韵味来说，较之唐宋诸大师的作品，由于纯属说教之作，故而便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吴承恩是明朝佛诗作者中值得一提的一位，他是佛教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由于他对佛教哲理的深刻理解，加上他那超人的文学修养，故而他所作的佛诗，便就非同一般，有着较高的造诣。如他所作《古梅为僧赋》：

野梅多年骨如铁，柯干凌竞冻肤裂。
 忽然夜半吹妙香，起见瑶华缀烟雪。
 是花试问安所生？香与花耶孰分别？
 清闻妄自眼根出，因色生心太痴绝。
 巡檐未嗅香臭我，口已忘言鼻能说。
 高楼吹笛任摇落，诸幻空中互生灭。
 因因得果了然见，蓓蕾初敷子先结。
 奇酸入口定何日，顿使尘心失焦渴。
 酸耶与否那得知？分付瞿昙广长舌。

全诗写从花到香，从香到花，花耶香耶；空幻生灭，又写由因到果，由花结果，果能止渴，清润尘心，在因果了然中，得浑成一气之妙。是为我国古代佛诗中写得极为出类拔萃的一首，非唯在明朝佛诗中属于一流的作品。

清朝佛诗也和明朝一样，佳什不多，唯查慎行、郑燮、魏源等少数作者，偶有可观。查慎行的《雨中游飞英寺和苏韵》，写得尚可一读：

春阴覆城谿，花残游人稀。
 爱此北郭幽，晨征夕忘归。
 盘旋上翠堵，恣眼穷清晖。

东风拂面寒，细雨湿我衣。

客来僧归钥，客去僧掩扉。

迹在有送迎，心空无是非。

在清初诗人中，查是有声于时的一位。当年苏轼曾作有《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岷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这里所选查诗和作，为所和苏诗的第三首。全诗在写飞英寺雨中所见佳景中透出佛味，可谓借境写佛，妙造自然的上乘作品。

清朝郑燮的诗，诗风平易清新，也堪一读。他写过一首名为《为侣松上人画荆棘兰花》的诗：

不容荆棘不成兰，外道天魔冷眼看，

门径有芳还有秽，始知佛法浩漫漫。

诗中板桥居士把侣松上人比作兰花，兰花气度宽宏，能够容纳荆棘，如此则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否则斤斤计较，生嗔生恨，又岂能成其冷眼旁观外道天魔的高标？

当然，板桥居士郑燮集中与佛结缘的诗很多，然而风格却大致近似，别不多举。

在清朝人的佛诗中，姚燮是佛教旅游诗写得较多的一个，有点像唐朝的王维、孟浩然，但风格上姚诗则拗涩，原因是姚在诗中用了太多的佛典，读来反而失掉一种游览佛国的清灵奇趣。

要说气势恢宏，魏源的《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倒是值得一读的一首。全诗以雷霆万钧之势，写天台石梁雨后的壮美飞瀑，使人如见其盛，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佛国之旅，至此可以叹为观止。

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五言古诗，曾被梁启超推崇为





“在震旦，吾敢谓有史以来所未有也。以文名名之，吾为题
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
宗教政治关系说。然是固诗也，非文也。有诗如此，中国文
学界足以豪矣。”可是诗中排比而下，连用佛典，这除了显
示诗人的佛典功力，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却好比吃多骨鱼
一样，确实增添了好多检索的麻烦。

自清朝末叶以来，佛教渐有中兴之势，所以佛教界如
敬安、圆瑛、弘一、曼殊等人，都有篇什留下。其中弘一所作
《咏菊》，一反佛门常见淡远空明风格，倒也别具骨鲠：

亭亭一枝菊，高标矗晚节。

云何殷红色，殉道夜流血。

就好比那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会
写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的金刚怒目式名句一样，读
弘一的这首诗，就大有这种况味，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淡泊谦退的弘一大师也有着殉道流血的慷慨激昂一面。

写到这里，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我国佛诗发展的脉
络。魏晋南北朝是佛诗的萌芽吐苞时期，唐宋是佛诗的发
展繁盛时期，元明清是佛诗的衰落凋零时期，清朝末年以
来是佛诗的回光返照时期。为此，本书所选，以唐朝为主，
宋朝为辅，以立根本，根本一立，则枝布叶展，成其为树矣。

是为序。

洪丕谟于沪上百尺楼，

时值公元1993年1月14日